



那炉那火那温暖

——一代人的乡村记忆

丁元◎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子曰：「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如今已届天命之年，
半截身子入土，
却不知「天命」如何，
依然是百无聊赖一书生。

炉那火那温暖

丁元 著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炉 那火 那温暖 / 丁元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354—6928—1

I. 那… II. 丁… III.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5582号

责任编辑：沉河 谈 骁
封面设计：贾永利

责任校对：陈 琪
责任印制：左 怡 包秀洋

出版：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6.875

版次：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行数：128千字

定价：28.6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自强不息

（代序）

杨稼生

我和丁元一样，都是出身于文盲家庭，从荒村里走出来，七拐八转，而后成为识字人的。

丁元成为编辑，我成为投稿人。我的稿子多半由他过目。他当过教师，文字功夫较真，曾给我稿中的“关雎”改为“关雎”。于是，彼此成为忘年交。

丁元本名郭自强。丁元这个名字是他当了编辑之后起的，即“园丁”之意，秉承耕读传家之祖德，不辞辛苦“灌园除草”，办好报纸。

不过，我还呼他“自强”，潜意识里，是我们同是出身文盲家庭，同走自学之路，有共荣共幸之情谊。

丁元这本散文集，成书于编务之余。也就是说，上班为他

人“作嫁”，下班为个人“作嫁”。这是辛苦的，但却是良性互惠。这本书用字准确，我是逐字逐句读完的。词与词、句与句，逻辑严密，意蕴实落，如农夫锄地，如老奶奶纳鞋底，无间隙。景语情语融和，酿出阅读之愉悦，让人不得不慢慢读；但也慢不下来，就一口气读完了。

丁元这本书没有“文章气”，如同没有脂粉气的女子，如同没有官气的官人。无论叙亲情、无论述事理、无论描风景、无论讲故事，一体散发着泥香。《从此中秋月不圆》、《难为老叔》、《为叔父守灵》、《家有贤妻》、《书香陋室 蓬荜自生辉》等等感人至深。这些亲情篇乍看不是大气磅礴，但使人难忘，就像明代散文家归有光那《项脊轩志》耐人细读。丁元这个农家子弟对奶奶对老叔对妻儿对朋友对黄土对土井是那么情深，情到深处即文章。丁元的情感视野不可能流连于家庭圈子里，必然要辐射到社会，即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捅马蜂窝》、《老蓝布》、《游乡裸子》、《一根火柴用半村》等文章，不仅记录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活的点滴趣事，而且，还唤醒了一代人的乡村记忆，我们的田园到底在哪里？

丁元的作品朴实无华，没有丝毫的造作，他没有为没落的农耕文化唱挽歌，而是反复擦拭着其精神亮光，乡野之醇味，稼穡之甘苦，凛然笔下，无一不让人回味和深思。

助人是作家的善根，也是作家的慧根，没见过冷酷无情的人会成为作家的。丁元进城前就学会了修电路，比城市人还娴熟。他居住的大楼十几户，家电常有故障，一天能“应央”几次，总听到楼窗口有人喊：“小郭（丁元），你下来瞅瞅我这电灯是咋回事啦？”一声呼唤，两声应诺：好的，我这就去！从不以为自己是编辑。

辅导小学生作文，为人改文章，写对联，主持婚丧，还代人写演讲稿、先进材料、广告词、主持词、节日小品剧本，每年都要接上百件活儿。说起来也真成笑话了——还有人央他做菜。

其实，人也真不必清高，作家原本是凡俗的。赵树理在牛屋槽头，掌握了铡草、拌料最佳方法，以及牛病的征兆与治疗，写了一本不是文学的《牛马经》。这是一个作家关怀世界的一个方面，也是文学对作家的道德索求。台湾三毛写了许多文章，其实，她投入写作的时间并不多，大量时间都投入公益操劳中去了。她给整日徘徊于青春浮躁期的青少年写了千百封信，使他们走出困惑或颓废。她亲自到失意女子家去开导人家。曾每天按时给两位孤苦的病人送食喂药，自己出钱买个冰柜置于病榻旁，告诉病人各种食品置放的位置，怕有时自己不能脱身好让病人伸手自取。

丁元这本文集十多万言，是他发轫之作。“厚德载物，君子以自强不息”，丁元当会有新作继之问世。

文章永远是一个人对世界的内心独白，而非人云亦云；作家永远是凡俗的，而非自命清高。

2005年3月

目录

自强不息（代序） / I
怕回老家 / 001
闯姓 / 004
两块门板 一高一低 / 007
那年月 那钩担 / 010
从此中秋月不圆 / 014
磨道 人生 / 018
灯影绰绰 / 021
犯老间 / 025
写给母亲 / 029
煮个鸡蛋给外孙 / 034
难为老叔 / 037
为叔父守灵 / 040
那炉那火那温暖 / 047
笑梅迎春 / 051
掌握之间 / 053
儿时过年盼新衣 / 056
家有贤妻 / 058

郭家一丁 /061
少林四少林五 /063
儿子背了一天书包 /065
与蜥蜴做朋友 /067
掏小虫儿 /071
捅马蜂窝 /074
那夜那瓜那石头 /077
褪个桶箍推铁环 /081
难忘当年那挑儿草 /084
犁犁耙耙十几年 /088
盖所房子脱层皮 /092
书香馨陋室 蓬荜自生辉 /097
刮勺子抵碗 /105
猪耳朵面片儿 /108
红缨枪 /111
老井 /114
偷水 /116
自己吃水自己挖 /118
老家的能人 /121
老蓝布 /125
逢年过节为张嘴 /130
游乡馓子 /133
捎包儿 /137
山里孩子嘴不穷 /140
少食百虫毒不侵 /143
游戏春节 /147
豆腐好吃磨着难 /150

一天三顿饭 围着锅台转 /154

青堂瓦舍 /158

泥屐·草靴·桐油鞋 /162

拖车·土牛·架子车 /165

锄头庄稼碌头粮 /168

剥玉米 /171

铡麦秸 /174

苦楝三宝 /177

吞云吐雾五百年 /180

一根火柴用半村 /183

麦场上的故事 /186

玉皇庙会 /189

甜茶，二分钱一杯 /193

“找头发换针换糖豆” /196

剃头挑子一头热 /200

一刀割断是非根 /204

自言自语 /208

怕回老家

家是人生旅途中温馨的港湾，家是长途跋涉后让人休憩的驿站。人人都爱自己的家，在外的游子更企盼回到自己的家，但我却怕回老家。

1963年5月，我出生在中原腹地舞钢市尹集镇，一个普通的山村。大约一岁时，我的父母与爷奶、叔父分居。叔父是单身，我便和爷奶、叔父生活在一起。在他们温暖的翼护下，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1981年，师范毕业后，离开了这个给过我无限幸福的家，走上社会，独自谋生。去年，我又在外安了一个只有两人的家。这样，回老家的机会少了，我也更怕回老家了。

怕回老家的心情不自今日始，在师范求学时便有。那时，学校离家二十来里，每周六下午都徒步回家。每当这时，年逾古稀的爷爷总是拄着拐杖背着箩筐和竹篮到二里地

以外的山坡上搂柴火，然后坐在路口等我，哪怕等到很晚很晚。到了星期日下午我返校时，他又拄着拐杖送我到村外一里多地，直到看不见我。“小儿子、大孙子，爷奶的命根子。”那时我十五六岁，一人在外，他不放心。爷爷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生劳累，在我刚记事时，腰就弯成了一张弓。看到他背着沉重柴火的样子，我感到心酸。

后来，我上班了，爷奶便隔三差五地到学校去看我，送些我喜欢吃的东西，或者是周末在家预备些可口的饭菜等着我。1991年夏，学校快放麦假了。爷爷想念我，又背起箩筐到路边山坡上边搂柴边等我。出了汗让山风一吹，他竟一病不起。那年，他八十四岁。当我闻讯赶回家时，为时已晚。终未能把他从死神手中夺回来。就在临终前的那天晚上，他反复叮嘱奶奶要好好照顾我，早日娶上媳妇。爷爷去了，带着无尽的思孙之情去了，他始终未能见到孙媳和他日思夜盼的重孙子！他留给我的永是永难磨灭的佝偻身影。

奶奶今年八十五岁，是一个淳朴善良、勤劳能干的农家妇女。我的母亲听力不好，我们姐弟几个都靠奶奶的帮衬才长大成人。为了生计，她总是天刚亮就起床忙活。她最疼的是我。每逢我周末在家过夜，第二天早上，她总会沏一碗鸡蛋絮儿，加些香油、白糖，放在我的床边，然后叫醒我。

爷爷去世的那年冬天第一场雪后，重孙女(我弟弟的女儿)在外玩耍。奶奶怕她着凉，拄着拐杖夹着棉袄到大门外叫她，不小心跌了一跤，从此，她再也站不起来了。那年，她八十一岁。几年来，奶奶凭着坚强的毅力，靠两手撑地拉着蒲团“走路”。她从床上挪到地上，从屋内挪到屋外，照看着重孙女，盼望着我和妻回来。每当我和妻回去看望她老人家时，她总是抓住我俩的手，嘘寒问暖。当我们要离开时，

她常常嘱咐我们：“出门要锁好门户，平时要照顾好身体。”她知道我从小有胃病，便对妻说别让我多喝酒，别吃凉饭。有几次，我反复动员，准备接她去我那里住，她怕给我们添累赘而坚决不去。每当这时，我的心就如刀割一般。是奶奶一手把我抚养成人，如今她老了，我却不能经常床前尽孝！

妻很理解我。一到星期天，就催我快点回家，以免老人牵挂。可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怕。我怕到村口时想起爷爷对我的企盼，我怕看见奶奶瘫坐在大门口的身影，我更怕离开老家时奶奶不放心的叮嘱和她那深情的眼神……

我深深地知道，在老人的眼里，我永远是孩子；在老人眼里，儿孙们的平安，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

1995年10月

闯 姓

中国人真怪，本来血脉相传，有自家的姓氏，却有人偏偏要给儿子“寄姓”，或者叫“闯姓”。对于这个特殊名词的特定含义，五十年岁以上的农村人，大多还都明白。

为何会有这番“作为”呢？原因是，此前几千年的中国，生活和医疗条件都不是太好，新生儿成活率较低，所以，不少农家，当孩子出生后就要抱出去闯姓，认一个“干爹”。据说，这样借人家的福气，可以提高孩子的成活率。

我是被闯过姓、认过干爹的（说实话，我是反对这种做法的，不过，当时根本就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完全是家长制作风）。

我家在解放前也算是方圆十里的大户人家，很是重男轻女，尤其我奶奶，一家之主，说了算。

据说，母亲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月子里殁了。为

此，奶奶很不愿母亲的意。后来生下我姐姐，一岁多就过继给我没儿没女的伯父。

我出生在农历癸卯年闰四月十二后半夜五更鼓，当是十三日丑时，离天明还有一段时间。

为了保证生产顺利，头天下午，奶奶就把接生婆请到我家。接生婆叫贾贤，住在相距二里地的田家湾，手段很高，方圆十几里的女人生孩子，都请她。其实，我奶奶也会接生。常言说，医不自治，所以就专门请了贾贤奶奶。

据说，那一夜，我的家人都没有睡，就等着一个新生命的降临。

奶奶是个知事人，包裹我的东西准备得停停当当。我一生下来，一看是个带把儿的，一家人别提多高兴了。两个奶奶就十分麻利地把我包裹起来。根据事先议定的方案，早已待命的爷爷，抱起襁褓中呱呱哭叫的小生命，夺门而出，来到村中十字路口，把襁褓放在路中间，就躲到一棵大树后面抽着旱烟袋，一眼不眨地盯着啊啊哭叫的襁褓。后来爷爷说，听着那猫叫一样的哭声，他的心都揪成了一个蛋儿。

爷爷说，刚放下，哭得很厉害，一袋烟没抽完就不哭了。他整整抽了六袋烟，才看见胡同里摇摇晃晃地走出一个黑影。说来也怪，黑影刚出现，襁褓里又发出了哭声。听到哭声，黑影停住不走了。澄静一会儿，黑影就朝着哭声走过去，小心翼翼地放下肩上挑的挑子，蹲下来看看怎么回事。伸手一摸，吓得他赶紧站起来，四处看了看，又蹲下，抱起襁褓，又四处看了看，转身要走。突然，爷爷从树后站起来，轻轻地问了一声：“是狗吠吗？”小村子十几户人家，这个胡同里就住他一家，所以，爷爷一看到黑影，就知道是他。听到问话，黑影又吓一跳：“谁呀？”“我。”爷爷慢

慢走到他的跟前，“起真早，又开始挑粪呀？”“欣子叔呀，五更鼓里你蹲那树后面弄啥？”“这不，老二家的刚生了个男孩，出来闯个姓儿。刚好让你碰上了，你就是孩子的干爹，给起个名吧。”狗吡大伯（按村上的行辈就这么叫）是个比较木讷的人，身材矮小，也不识字，口才也不好，生产队里干不了重活，队长就安排他专挑茅缸。每天一大早儿就挑着两个瓦罐各家各户跑着收大粪，然后挑到生产队的菜地。这天早上就是去收大粪，没成想，刚一出门就碰上这事儿。当干爹容易，可是要让他给孩子起名，就难了。不过，他知道这事儿的规矩。因为，他也是闯过姓的，他的名字就是他干爹起的。吐迟了半天，憋出了一句话，害得我十多年被同伴欺负。“就叫个假妮儿吧。”“中中中，孩子大了我领他给你磕头去。”（当时，我嘴上没说，心里肯定想：想得美，就这破名字，给你磕头？）爷爷激动得不得了，赶紧从狗吡“干爹”怀里抱过襁褓就往家跑，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假妮儿，咱回家了！假妮儿，咱回家了！”

在那种状态下，“假妮儿”，应该是不错的名字。不知道人们注意没有，凡是盼儿难得而得者，孩子的名字都很圪炮（方言，奇怪、特别的意思），譬如：狗冇、狗卡、石头、狗蛋、赖狗、赖货之类的。农村有句话：赖名好养活，说的就是这么回事。

“假妮儿”毕竟不是正儿八经的名字，于是，爷爷又给我取了一个学名——自强。

爷爷没有读过书，也许他不知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但他的希冀我知道，那就是希望我能自己强壮起来。

两块门板 一高一低

我家住在尹集街南三里地的一个叫苗沟小山窝里。小时候，家里三所房子，南屋（门朝北）、东屋、西屋。南屋是主房，瓦接檐，楸木门，厚墩墩，坚固齐整；东屋、西屋都是草房，杂木做的门板，很轻巧。从小我就有一个疑问：

“为啥西屋的门板一个高一个低？一个囫圇一个破烂？”每次问爷爷，爷爷就讲述着同一个故事：

那年，春节刚过。有一天，我喂罢牛，牵着牛往东边老坟园里拴（我家的东面是我们族家的坟院），从东岭上翻过来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一见我就打招呼：“大叔，这里是不是苗沟？”我说：“是哩。您有啥事？”“俺想找俩人。”“找谁呀？”“到家说吧？”“咋不中啊。”我就把他们领回家，让到南屋。原来他们是住在嵯峨山的新四军。他们问我和你奶奶，知道不知道南赵庄、小王庄（我家

东边、北边岭下，一里多地）住着关振亚的皇协军？我说：

“可知道。前天还从俺庄儿弄走一二十个鸡子，两只羊。”

“就你知道得多。”你奶奶瞪我一下。他们接着说：“他们都是坏人，和土匪勾结在一起，专门欺负老百姓。我们要除掉他们。今天来就是找你们帮帮忙。你去找五六个身强力壮的汉子，准备三个担架。”我说：“俺这儿没有担架呀？”“门板都中。”

原来，前天他们就来过一次，做过调查。知道咱家被土匪抢劫过，最恨土匪。这次来直接找到咱家，相信咱不会坏他们的事。你奶奶说：“那要是这事儿，你就去找人吧。”我就按照他们的要求，出去找到你银爷、金明爷、勤爷和狗心大伯几个人。我就把咱西屋的门板卸下一扇，和他们找来的东西绑成三副担架。天黑的时候，我们就和两个新四军一块儿到北岭咱家的看坡房（我家东边那条岭有三里多长，那时候，都是俺家的地盘，南北两头都盖有看坡房）西边，和他们从李沟、小杨庄找来的人一起，贴着地埂隐蔽起来。房中房外还有几十个拿枪的士兵。

约摸二更的时候，东边（南赵庄）、北边（小王庄）都响起了枪声。两下对打，枪声一片。我们吓得都不敢看。过了喂四五槽牛的时候（相当于现在一个小时多一点儿），就听见一片喊杀声，房子旁边的新四军也喊着冲了下去。他们也让我们拿着担架跟着向东边、北边两个方向冲。我们六个朝南赵庄方向冲。冲到岭东根儿的时候，我和你狗心大伯被叫住，说：“这里有个伤员，你们把他抬到刚才的那个房子里。”我俩就把他抬了上去。这时，小王庄一片火光。原来，住在房子里的皇协军打死了一个新四军战士，拒不投降，新四军就把房子点着了，皇协军都乖乖地投降了。